

科幻探险队丛书

电脑怪客

魏雅华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回乡寻亲的二老爷带来了一位怪客——电脑娃娃“大倒毛”，一位铁头铁脑的家伙。它会吵架、呕气、斗心眼儿、使性儿、耍赖，可也会跳舞、织毛衣、当医生看病，甚至还会计算概率猜中奖号……它在古城西安，和“小倒毛”及他的家人们演出了一幕幕让人发笑却又催人深思的故事。

本书思路开阔，内容清新，语言幽默，颇有情趣。

探索者宣言(代序)

新世纪来临了。

新世纪是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世纪，属于勇敢的探索者的崭新时代。

在探索者的面前，未来的世纪有广阔的驰骋天地。滚滚的历史长河把我们推送到这道新的时光门坎上，有无数重大和有趣的科学课题等待我们去仔细探索。

抬头望天空，茫茫宇宙还有多少尚未向人类吐露的秘密？外星人隐藏在哪儿，什么星球适于人类生存，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太空驿站？

低头看大地，古老的地球还有什么隐秘的故事和心曲，没有向我们叙述清楚？地下还有什么宝藏，海底何时可以建设新居、开辟浪漫的新牧场？岂不也充满了诱惑力，等待着我们去寻访？

抚身问自己，人啊，你可对自身的一切都知晓清楚？

从蒙昧的猿猴时代迈步走到今天，自己还蕴藏有多少未曾发掘完的潜在功能，人寿是否可以齐天，谁能给予完美的答案？

环顾我们的身边，水火木石，虫豸鸟兽，从无边无垠的宇宙宏观世界，到原子核里的超微观世界，无处不有无穷无尽的自然秘密，无处不有一个个大大小小、光怪陆离的新大陆，向着探索者高声呼唤。

来吧，有勇气和理想的探索者，“探索号”飞船立刻就要从东海之滨，古老的福州城启航了。请跟我们一起跨入新世纪发现人所未见的奇迹。高高举起科学火炬，书写崭新的未来诗篇吧！把你的幻想告诉世界，也紧贴着新时代的胸膛，倾听大千世界的隐秘心音，岂不是一大乐事！

要参加新世纪探险队的朋友，请赶快到福州东水路76号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报到！

“探索号”飞船代理船长 刘兴诗

目 录

1. 天上掉下来个二老爷	(1)
2. 莫名其妙	(8)
3. 娃娃电脑	(16)
4. 海外来客	(21)
5. 决斗	(27)
6. 不服气？再来！	(42)
7. 我们家的新成员	(45)
8. 霹雳舞	(49)
9. 评头品足	(60)
10. 冲撞	(66)
11. 电脑织衣	(75)
12. 电脑医生	(82)
13. 坐堂谈病	(90)
14. 冤家对头	(94)
15. 隐私	(100)
16. 鬼点子太多！	(107)
17. 不欢而散	(116)
18. 试试手气	(123)

19. 兄弟夜话	(125)
20. 六十大寿	(130)
21. 笑语朗朗	(137)
22. 事出意外	(146)
23. 我们家开锅了	(152)
24. 书房论战	(158)
25. 何氏杯	(162)
26. 亲姐儿俩	(171)
27. 大祸临头	(175)
28. 黑色星期五	(183)
29. 我的心，飞了.....	(189)

1. 天上掉下来个二老爷

夜晚，我们全家人都在院儿里纳凉。

我躺在小竹椅上数星星。

蛐蛐儿在花坛边儿的麦冬草里欢叫，贼响！

我正数着，大门外走进一个人来，进门便问：

“何致远老先生是在这儿住吗？”

“找谁？”

我和我爸异口同声地问。

“何致远老先生。”

那人口齿清楚地又重复了一遍。这回一家人都听清了。

“找我爷？”我爸惊讶地说。

我老爷叫何致远？别说我不知道我老爷的名字，只怕我妈也不知道。

可谁会来找我老爷呢？打我记事儿的时候起，就没见过有人来找我老爷的。这一条街，只怕连居委会主任都不知道我这 87 岁的老爷的名字。

出了奇事儿了，那人还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什么来着？

何致远老先生！

一院子人，我爷，我奶，我爸，我妈，我叔，我婶，我妹，我堂兄，都吃惊地望着来人。

“是你爷，”那人吃惊地问我爸，“你们家是这里的老户吗？”

“老户。”我爷肯定地说，“我们家在这儿住了四五十年了。”

外边又进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那女的我认识，是居委会主任。

“于主任，”头一个进来的人对居委会主任说，“找到了，是这家。”

“是你爷？”于主任问我妈。

我妈点点头。

“谢天谢地，可找到了。西安市户口登记簿上，有764个何致远……”

“别忙，于主任。”先头进来的那个人说，“还得核对一下，是不是呢。”

怎么了？这是？

看来，我老爷是个重大追踪目标？

我们全家人都纳闷儿。

“怎么回事儿？”我爸问。

于主任客客气气地说：

“老何，你爷爷是不是有个弟弟在台湾？”

我们家有三个老何，我老爷，我爷，我爸，有两个小

何，我，我妹。

“没听说过。”两个老何一齐摇了摇头。

“只怕这事得问问老头儿。”于主任说。

我老爷一个人在屋里看电视，他哪儿是看电视呀，边打瞌睡边听音儿。

我爷陪着于主任还有一同来的那两人一道进了上房。

我们家还是老式的四合院儿。如今西安城里，这样的四合院还多的是。

居委会主任走到我老爷跟前儿，说：

“何老先生，您老看电视呐？”

我老爷没搭理，半睁半闭着眼儿，坐在把安乐椅上，有滋有味地听京剧。

“您说话得声大点儿，于主任，他耳背，还看不清人。唉，老啦。八十多的人喽！”

于主任凑到他耳朵跟儿，大声地说：

“何老先生，您老好哇？”

我爷也大声说：

“爸，于主任来看您啦。”

我老爷这才转过混浊的眼珠子瞧了她一眼：

“啊，呵。”

于主任接着趴到他耳朵根儿，大声地说：

“何老，跟您打听个事儿。”

“呵呵。”他像是懂了，又像没懂。

“您是不是有个弟弟在台湾?”

“啊?”

“您是不是有个弟弟在台湾? 台、湾!”

这回他听到了。

“淮、南?”

“台湾!”

主任有点四川口音,我爷给她又翻译了一遍:

“台、湾!”

老爷笑笑,摇了摇头,又去看电视了,还端起他那把紫砂的宜兴壶“哧溜”吸了一口。

我爷抱歉地笑笑,说:

“人老了,您别见怪,于主任。有点老糊涂了。”

“唉,见什么怪呢。”于主任说,“我家的老爷子,也这个样儿。”

几个人,都沉默了。

“你有个弟弟,叫何敬远吗?”于主任又问。

老爷呵呵地笑了两声,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是有,还是没有。他的眼睛始终半睁半闭,而且没有离开荧屏。

“你爹兄弟姊妹有几个?”

于主任转过脸来问我爷。

“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已经先后亡故了。”我爷说。

“你有没有听到你爹说过,他有个弟弟吗?”

我爷想了想说:

“啊，对了。我好像听我爹说过，他有个弟弟，解放前夕，淮海战役给打死了。”

于主任的眼里立刻放出光来：

“他是不是叫何敬远？”

“名字么，不知道。”

几个人又沉默了。电视里演的是《杨门女将》，佘太君唱得慷慨激昂、荡气回肠。

“别问了。”先头进来的那个人说，“您瞧瞧，弟兄俩长得多像！”

于主任端详了一下，惊讶地叫：

“可不！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呢。”

“岁数，籍贯，都对。”

“快请老先生进来，认认吧。”

这么说，门外边还有人在等着？

我们一家都涌出门来，门外停着两部银灰色的、好气派的小卧车。新鲜事儿！

从汽车里出来一个老头儿，一头白发，秃了顶，高高大大，挺着个将军肚儿，拄着根拐杖。他由一个中年人搀扶着下了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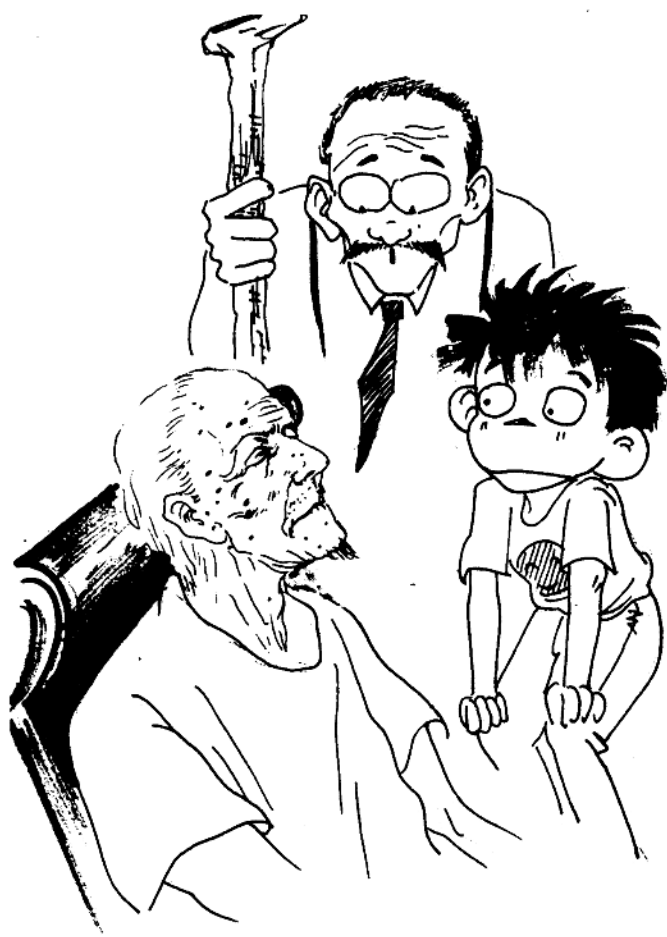
他走进院子，四面看了看，然后，进了上房。

于主任说：

“这是——”

老头儿摆摆手，阻止了他。

我老爷儿还是那样儿，半睁半闭着眼睛，听着京剧，



安乐椅还在轻轻地摇。像是天塌下来也与他无关。

老头儿仔细地在打量我老爷。

我不由地也随着他的目光打量我老爷。

老爷确实老了，一脸的老人斑，像是溅了一脸的污泥，到处都是斑斑点点。眼皮耷拉下来了，眼圈儿发青发紫，下巴突出来了，两腮陷进去了，精瘦精瘦的。

老头儿看着看着，“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打雷一般地哭喊了一声：

“大哥！”

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

屋里的一切都变模糊了，我吓哭了，抱住了我妈的腿……

这个人，这么大的嗓门！

这个人，好吓人。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人，觉得他像个将军，高高大大，那么威严，那么庄重。谁知道他会跪倒，跪在我家的砖地上！

我老爷吓了一跳！

手里的宜兴壶“吧嗒”一声掉在地上，打碎了。他想站起来，安乐椅摇了几摇，却没站起来，一脸疑惧的神色。

那老头儿满脸是泪，在地板上膝行了几步，哭喊着：

“大哥，我是‘狗蛋’，我是‘狗蛋’呀！”

我“噗哧”一声笑了，头上马上挨了妈妈重重的一巴掌，我好委屈，想哭，又不敢哭。

“狗蛋？！”

我老爷终于开口了。他痴呆了一阵，揉揉那双昏花的老眼，使劲儿地盯着那个陌生人。

“狗蛋！”

我老爷突然也大吼一声，雷殛了似的，猛地站起身来！我爸忙去扶他，他脸色惨白，白得好吓人，他摇摇晃晃、颤颤巍巍地向前走了两步，嘴里哆哆嗦嗦地说：

“你，你……”

话没说出口，闭过气去了。

2. 莫名其妙

真是天大的喜事！

我们家流的眼泪就像大马路上开过去一辆洒水车。

我们家失散了 40 多年的二老爷找回来了。我老爷跟我二老爷的眼泪淌了都有一澡盆。市委统战部的人和居委主任也跟着哭。

40 年哪，人一生有几个 40 年？40 年攒下的眼泪，该有多少哪！一个洗澡盆，装得下吗？你说。那眼泪流得就像打开了消防水龙头。陪着我二老爷一起来的是他的大儿子，我叫二爷。

那天晚上，上房的灯亮了一夜。

我二老爷那晚上没回宾馆，就睡在我老爷的那张竹床上，跟我老爷同榻而眠。那床是带响声儿的，稍动一动便咯吱咯吱地叫。我可喜欢在那床上跳迪斯科，比铜鼓乐队还来劲儿，可为了这我没少挨揍。

那攒了 40 年的话，一夜两夜能说完吗？

第二天，俩老爷子睡了一整天，连吃饭都免了。上房的门，关了一天，我们全家走路说话都悄着声儿。来了几个记者，也都让我二爷挡了驾。

直到天黑时分，俩老爷子才起了床。洗漱洗漱，我妈给他们做了地道陕西风味的辣子蒜芥末芝麻酱拌凉皮、小米稀饭。二老爷连声叫绝，说这是 40 多年没吃过的家乡饭，可吃得又确实不多。唉，到底老了。还没我吃得多呐。

二老爷比我老爷小 12 岁，可这，也 75 岁了。二爷可年轻多了，还不到 50 岁呢。

我二老爷解放前给国民党干事儿，在兵工厂，技术处副处长，上校。临解放给裹挟到台湾去了。问他现在干什么，他只笑笑，说退休了，啥也不干，养花喂鸟儿钓鱼。也许看我是小孩子，不告诉我。

我得告诉你，我让我二爷迷住了。

我二爷不到 50 岁，看上去还要年轻，一头又浓又密还有点儿髻曲的头发，一部黑槎槎的连鬓大胡子，浓眉豹眼，高高的前额，方方的下巴。嗨，要多威风有多威风，要



多神气有多神气！

我爷悄悄地告诉我，人家是个电脑专家！

我的天！

我由不得细细打量他，他戴着一柄细细的金丝眼镜，那双眼睛看起人来就像医院里的X光机，连你的骨头缝都能看清。他那眼睛老让我想起我们家隔壁的大花猫。想去吧，就那么亮！

二老爷给我们家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

给我老爷的是几支罕见的又大又白又胖的高丽参，给我爷的是一架“劳艾斯”牌照相机，给我爸的是一部“丰田—250”摩托车，给我叔的跟我爸一样，只不过是颜色不同，我爸是红的，我叔是蓝的。给我奶、我妈、我婶的是金戒指、项链、手镯。给我什么呢？

给我妹一个好漂亮的洋娃娃，那洋娃娃不仅漂亮得那么迷人，而且会走路，会“咯咯”地笑，“哇哇”地哭，还会说“OK”、“达令”、“拜拜”、“我饿”、“我尿”，还会叫“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呢。

我小妹欢喜死了，瞧她美的！

送给我堂兄的是一台微型录放机，他也心满意足了。就是没我的。

我急了。

二老爷搔搔脑袋说：

“可送这个小小子儿个什么呀？”

他问我妈：“他叫什么来着？”